

# 澹然居一日

狄赫丹

早就得知作家孙喜玲在晋城乡下谋得一处小院,取名“澹然居”。心中好生向往,思谋着择机前去探看一番。

这些年,喜玲于生计之外,总往那些偏僻山村跑,每每面对当今中国的农村现状以及逐渐消亡的乡村文化,便感叹良多。我能理解一个文人忧患背后的无奈,当然也理解她下气力折腾“澹然居”的这份心境。在文化已被边缘化、文人处境愈显尴尬的今天,能找一个清静处所,过自在日子倒也不失为一种惬意生活。

我这个常在野外走动的人,也缺乏喜玲这般勇气。如此,倒是真羡慕她了。

喜玲本是个富有激情、渴望做事之人。当年,她在文工团工作时吹拉弹唱无所不能,钻研业务的同时潜心读书,操弄文字,写散文、写诗歌、写剧本。后来如愿以偿到一家报社编副刊,可不甘心的她又决定下海,面对商海中的惊涛骇浪,她坐在大班椅上指挥若定。再后来她重新归队,到省城一家行业报社当了老总。后因中央出台省级以下停办行业报纸的硬性政策,喜玲不得已离开了她苦心经营五年的报社,一脚跳到西子湖畔开始了“打工生涯”。办杂志,做企划,搞管理,人生又有了别样的经历和见识。杭城四五年,鸿雁终北归。从杭州返回山西后,喜玲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经营画册、图书杂志,企业做得风生水起。

身在城市谋稻粱,心里却总是渴念着“心远地自偏”的乡村宁静生活。鸟倦归山林,如今,退休后的她竟出人意料地在太行山一个无名山村,不声不响地挂起了“澹然居”的牌匾。

闻听“澹然居”落成,便有些急不可耐。于是,与喜玲约好,我们一家三口驱车前往。车到晋城,喜玲早已等候在小区门外,见面没有客套,一起出城,向她的“澹然居”奔去。

这个季节,满眼浓绿,有即将成熟的庄稼的绿,有满山遍野的植被的绿,有参天树木的绿,有藤萝缠绕的绿……弯弯曲曲就藏匿在这无涯的绿色中,置身其间,身心早被染绿了。

城则村,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山庄,属泽州县柳口镇。这里虽大山连绵,可距离晋城市区也不过二十多公里。

“澹然居”,一座四合小院就立在村口的土崖高台上,三个大字的匾额嵌于门楼间。细看,黑底绿字的匾额竟是晋城市著名书法家贾大一先生的手书。大门两旁的对联更是让人觉得生活原来如此简单——“青菜萝卜糙米饭,瓦罐泉水菊花茶”。这两句对联出自清人板桥翁的“青菜萝卜糙米饭,瓦罐天水菊花茶”。喜玲说,改天水为泉水,是因为此处人们吃的是山里引出的一股泉水,天然、纯净、清甜。立在门外用心揣摩,就如喜玲对这个山村小院所用心思了。

开门入院,一片葱绿扑入眼帘,满院绿意盎然。黄瓜、茄子、茼蒿、西红柿、豆类、小葱、韭菜……这个季节的蔬菜应有尽有,馋人得很。再看,院中还植下葡萄、海棠等苗木,墙上爬满了葫芦、丝瓜……见此情景,我哪里还顾得体的,没等主人发话,就如强人般一步跳入菜地贪婪地采摘黄瓜和西红柿。这时喜玲招呼我进屋,挑起竹帘,一股清凉气息扑面而来。屋内陈设简朴淡雅,瓶中的一束野花,梁间的一扎麦穗,墙上的褪色窗棂,落地的老旧屏风,炕头一摞图书,桌上几管毛笔,雅致之书屋,意趣之根雕,精美之石头……这一切无不体现出主人读书写作、崇尚自然的朴素情怀。热情的喜玲将带来的吃食往厨房一搁,就像一个风风火火的农妇般手里提个萝卜说,让你们先尝尝我种的嫩玉米。话音未落,“咣当”一声打开后院的木门出去了。

没曾想,后院更是一处好景致。不大的院场上摆放着石桌和木墩,石桌是村人们弃之不用磨盘,木墩竟是个老树根疙瘩,煞是有意思。再看地边堰下生长着绿油油的玉米、南瓜、山药蛋,抽穗的嫩玉米和滚在地里的大南瓜竟透着一派自足的景象。杭州的垂柳、柳林的枣树间植其间,这都是些有名的树种,它们跟着主人的喜好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大山深处的“澹然居”。

我啧啧感叹,耳中就隐隐听得有哗哗的水声作响。见我惊诧,喜玲说,下方沟底就是丹河。从堰边探下去,果然就见幽暗的峡谷深处一条河流蜿蜒而来,哗啦啦跌宕着向远处的山谷奔去!“澹然居”果然一个好所在!

不一会儿,喜玲端了满满的一盆嫩玉米过来,色泽嫩黄、颗粒晶莹,从地里掰来直接下锅,那味道新鲜鲜美不可言说。喜玲说,改天水为泉水,是因为此处人们吃的是山里引出的一股泉水,天然、纯净、清甜。立在门外用心揣摩,就如喜玲对这个山村小院所用心思了。

午饭是喜玲的手擀面,所有的蔬菜都是从现菜地摘下的,那真叫一个新鲜!午后,喜玲带我们全家穿村而过往沟去。她和遇到的村人乡里打着招呼,老乡们也如喜玲家长里短地说笑着。我看得出,喜玲早已融入村人们生活中。

正是庄稼成熟时节,出村的山道草丛间布着电线,村里一位大嫂十分热心地叮嘱:小心看好啊,这电线是电野猪的,走路躲开些啊!

山道弯弯,草丛茂盛。此刻已不似中午那般闷热,有微微山风吹过,倒也凉爽了不少。堰边坡上的谷子地边,村中老汉们坐在地头“啊啊呜呜”叫唤个不停,驱赶着一群群掠食的鸟雀们,看护着这即将到手的收成。

就在这,喜玲接到城里家中打来的电话,说家里的狗狗生小狗了,可能难产。那小狗虽非名贵品种,可喜玲养了这些年,就如家里一口人,有感情了。我打算开车送喜玲回城里。喜玲说天不早了,你一人来回折腾,怕你返回村里不认得路。说着她便打电话叫

了一辆出租车来村里接她回城。

我们急急返回“澹然居”,喜玲匆匆收拾一番,交代了米面油等做饭事宜,掏出钥匙往院中石桌上一扔说,抱歉啊,我顾不上你们了。我调侃说,咱这亲戚里道的客气个甚……话音未落,就听得大门外马达响,是出租车来了。送喜玲出门,我心中暗喜,大声说:今晚我就是“澹然居”的主人了!

晚饭时,邻居的大嫂大妈们来拉家常,这情景让人感觉到一种久违的过日子的味道。院中灯下,有飞蛾划出各种弧线,有壁虎在墙上捕食的身影,还有几只大金蚰子也飞来凑热闹,更有甚者,窗台下蹦蹦跳跳出现了一只大蛤蟆,不时鼓起腮帮子“咕咕”两声,女儿又害怕又兴奋,而我却仿佛回到了时光的那一端。

饭后,沐浴着清凉山风,独自坐在后院的木墩上,面对朦胧的远山近树,独享一份夜宴。

山村的夜晚凉爽惬意,一弯月亮早早地跃出东山,月光泻满大地,庄稼叶和树叶在夜风里闪烁着银亮的光斑。白天没完没了的蝉鸣歇了,菜地里的蚂蚱和秋虫却开始了一声接一声的吟唱,而丹河边的蛙声密实地响成一片。

河对岸半山腰是一个村庄,不时有说话声传过来,间忽会爆发一阵婆姨们放肆的笑声,村外的山道上,有人打着手电筒赶夜路,倒叫人心中有了一丝牵挂。

夜深了,谷底丹河哗哗的流水愈来愈喧闹,山村就在这喧闹声中沉沉睡去。偶尔,有一两声狗叫撕破宁静,沉沉夜幕里仿佛有一只大手,唯恐这犬吠声惊动了无边的安静,将那狗叫声抹在暗夜深处。静寂中,我似乎听到了树木的私语,听到了庄稼生长的声音,甚至感觉到一个季节骄傲地站在夜色里。

这一夜,我以闪烁的星子作酒杯,以浓郁的夜色作酒,在“澹然居”的土炕上一醉方休,也好好等我遗落在俗尘中的灵魂。

这一刻,走进孔庙  
我为什么总是梦见他的形象  
皮肤黝黑,双手交叉胸前的慈祥  
梦见他穿过松柏的缝隙,倾听  
孩童们书声琅琅

为什么,他总是  
一个国家的形象

我梦见鲁国,以及比鲁国更大的地方  
我看到蒲公英被他吹着  
这四月的毛茸茸的思想  
我看见春天一旦走过  
植物就挥舞花朵,河流暴涨

因此,这庙堂的一切我早已熟悉  
这是国家的格局,是河流、太阳、山岗

我看见他走过之处  
人们举行婚礼,扬谷麦场,以及  
面对祖先休息的方向,点燃  
三炷清香

人们说不全他说过的一句话,但是  
他说过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  
所有的孩子都耳熟能详  
实际上,他牵动着国家的安危  
每一年禾苗返青,这庙堂的松柏  
就会托春风  
送去相仿的颜色与声响

如果有松脂滴落,那就是眼泪  
这一年,国家必有可叹的灾殃

我为什么总是梦见他的形象  
直至今天,在他故乡,他宽大的袍袖  
轻轻拂过我的脸庞  
或许,我内心的高速公路,早有许多  
重复的出口,全部写着  
“曲阜”方向

## 《舞雩台》

当然该用最精致的护栏,  
将这块草坡围护  
当然该派遣大群的槐树陪伴于此,  
并且带上它们的  
全部紫色和白色的槐花,并且  
在花与花的中间,布置三四批蝴蝶

当然不要把这块草坡叫作土台子  
应该叫作快乐、陶醉、喜悦  
你知道,曾点带着他的几位好友,  
还有春天  
就是在这里绞着清风,擦干身子的  
这之前,他们一直在与水花嬉闹

# 我在孔子故里歌唱 (外一首)

黄亚洲

把沂河的波纹,当成自己的鱼鳞

这之前,他们这一群,是鱼  
现在,他们这一群,是花  
过一会儿,擦干身子回家的路上,  
他们是歌是曲,是婉转的乡音  
从总体上说,他们是仙

做人的志趣,还有谁比这位曾点  
说得更好: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话连孔子都听得击掌,说自己赞成曾点  
孔子代表人类,评出了世间的最佳心情

当然该将我带来这  
让我作为槐花,反复回味曾点的笑容  
当然该用最精致的护栏,将我围进里面  
这护栏围着的,是孔子的  
颁奖词

做人,除了迎风而立,并且高歌  
还能再有什么?

# 百年杨沫

高国镜

一百年前那串女婴的哭声  
不是诗,不是歌  
而后的后来  
那女婴成了追随革命的少女  
追梦人从那个年代走过  
曾经的爱与恨,血与火  
上下求索,悲欢离合  
一切都装在脑海和心窝  
火红的年代回忆火红的青春  
心灵的轨迹伴随历史的车辙  
为了再现不能忘却的老人  
为了歌颂照亮长夜的前驱者  
对前辈对后人有话要说  
不写,心潮就像大海  
哪有平静的时刻  
于是她用饱满激情的巨笔  
写出了折射着自己脚印的  
跳动着时代脉搏的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

让笔下的人物增光添色

沉甸甸的巨著一问世  
就像太行山的朝霞一样火红  
山丹花般热情的文字  
点亮了多少人的心头  
让一双双眼睛湿润滚烫  
多少青年,几多读者  
捧着那本墨香弥漫的长书  
像北戴河的浪花澎湃超脱  
像鸽子窝的旭日朝气蓬勃  
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  
红色的阵容,红色的组合  
青春的身影没有走远  
他们依然在读者心中举着  
红艳艳的旗帜 一路高歌  
这位家喻户晓的作家  
没有走远,尽管百年长路  
几多坎坷,几多花朵  
她还在微笑着面对读者

一百年,历史的长河  
谁能让青春常在  
打开吧,红色长卷  
——《青春之歌》

# 听听这「汉字听写」

王乾荣

节目用“汉字听写”总其意,也不大妥。我觉以“汉语词汇竞赛”为题较好。因为节目中“听写”的内容,就我看到的几期,并没有单独的“字”,而是清一色的“词”,尽管词包括了字。题里“大会”一词即使有“会合”之义,仍不如“比赛”或“竞赛”来得真实、恰切。“篮球”可以“竞赛”,“词汇”也可以“竞赛”。仅仅通过“听”把一个词写出来,不能说完全掌握了这个词,有时甚至能“蒙”对。词汇比赛是看参赛者对一个词是否会念、会听、会写、会解、会用,所以请选手用写出来的“词”造一个完整的“句子”,才能更加全面地考察他对这个词的理解。

比赛规则设计不尽合理。王国维、章太炎、唐兰、郭沫若……哪怕天王老子,也不可能认识所有汉字。一个挺有实力的选手仅仅因为运气不佳,在某个环节恰遇“一个”他不理解也不会写的词,即遭淘汰,太可惜了。合理的章法,是采用百分制——出一百个词,让所有选手听写,对九十九个的是冠军,九十八个的是亚军,九十七个的是季军。

本队老师和同学为上场选手大喊“加油”,有点儿添乱。激越的呐喊、沸腾的氛围,可以给肢体竞技者以莫大鼓舞,激增他的肾上腺素,激发他的潜能,令他跃跃欲试,无比兴奋,以达于更快、更高、更强,从而创造佳绩。识字和解词则不然,他须静下心来调动脑细胞,把他平素的积累发掘出来。他平时不会的,你此时即使嚷嚷得沸反盈天,他还是不会,只能叫他心烦意乱,恐怕连认识的字也会忘掉。一个肚子里并无胎儿的妇女,助产士在旁边跺脚呐喊“加油”也生不出婴儿。

一味拿生僻词当考题有失偏颇。上次大赛,所考除“跋扈”等很少一些生僻词外,基本还算今天使用着的词。这一次,则大部分是如今不怎么用的生僻词。不能“为竞赛而竞赛”,还有个导向问题。社会不需要人人成为识字大王,但人人都应具备必要的常识。今天文字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常识,是很多常用字词的高频误读、误写、误用。一音一笔之差,谬以千里万里。如最常见、最常用的“乐”,一般人都会写,可它的四个音lè、yuè、yào、lào,几个人能够读准?还有最常见、最常用的“和”字,大家也会写,可它的五个音hé、hè、huó、huò、hú,都能区别和读准吗?常用字“乐”和“和”的多个义项,人们也都都能解释清楚吗?所以这个大赛,如能在重视生僻字词的同时,让参赛者对那些常见而常常误读、误写、误用的字词来正音、正形和正义,或许更具有现实意义。

正是:识生固可辨,辨俗大胸襟。  
汉字三千年,生俗两相随。

凭海临风



《加分乱象》 罗琪绘

# 走,去婺源

程青

在中国的版图上有几个地方是我时常会想去的,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除外,还有好几个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它们或许并不大,或许并不有名,甚至贫穷落后,但对我而言它们特别、美好,非常值得一去,而且值得常去,甚至可以说是心灵的故乡。婺源,就是这样一个个地方。

婺源其实早就美名远扬,我最初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此地的油菜花。忘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在某个等待的时刻无意中翻到一本印刷精良的杂志,上面是铺天盖地金灿灿的油菜花,美得让我心里一惊。于是,我第一时间知道了原来这样普通而实惠的花朵也可以如此华丽和浪漫,从此便对婺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对这里有了更多的了解。百度上这样写:婺源素有“书乡”“茶乡”之称,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与生态旅游县,被外界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一颗镶嵌在赣、浙、皖三省交界处的绿色明珠”。我知道这里是当今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明清时代的古祠堂、古民居、古府第、古楼台、古桥、古碑等随处可见。这里多为徽派建筑,黑白分明的色彩和绿树水田相映成趣,如同水墨画一般。

这次参加《小说选刊》作家走婺源的活动是我第二次来这里,印象最深的是这里如诗如画的古村落。那天下着雨,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被不知多少代人的足踏磨平的青石板路走进村里,立即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炊烟从白墙黑瓦的屋顶上袅袅飘出……这里溪流湍急,时光却是慢的,在村子里小店门口闲坐的人以阿公阿婆居多,有的怀里抱着年幼的孩子,他们静静地坐着,偶尔闲聊几句,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能感觉到那种居家过日子的安逸,仿佛这里的空气、水流、一草一木都格外家常和亲切。来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小时候跟着外公外婆居住在江南小镇上的涓涓时光,一样的乌瓦粉墙,一样的流水绕屋,一样的花木扶疏,一样的慢而清幽的时光……无意中自己仿佛经历了一次穿越,所有这一切都和我童年的记忆对接上了。我穿行在那些古朴的街道上,看着墙上用石灰水写的“榨油”“专做炒面”“自酿米酒”“春风客栈”等等字样,还有“福旺财旺运气旺,家兴人兴事业兴”的对联,似乎随手推开一扇门就能看到亲人熟悉的脸庞。我的安徽小表姐从微信上看到我在婺源,她给我留言说:“那里是古徽

州,你到家啦!”原来如此,这里果然就是我的故乡啊。

然而,婺源的时光也不总是静的和慢的,这里除了有那些几百年如一日不变的古村落外,还有那些几百年如一日不变的老派生活方式,同样也有新鲜而现代的娱乐和消遣方式,漂流就是其中的一种。

五龙潭漂流是这里最吸引游客的一个项目,有不少人慕名前来。五龙潭漂流缘起五龙山上的晓庄水库,天然山泉沿山壑湍急而下,全长近十公里,首尾落差近三百米,是华东地区海拔最高、落差最大的原生态漂流河段。就像广告词上写的“飞湍瀑流回搏浪飞舟,原始峡谷里惊心动魄——不属于你身体的七千二百秒”。

此次到婺源,有幸体验了一次飞流直下的惊心动魄。我们先坐车上山顶,随后两人乘坐一只皮艇开始漂流。小艇飞快地顺流而下,不时有浪头拍打过来,运气好的话几分钟便会周身湿透。随着一路往下,不时能听见同伴们的惊叫声,两岸虽有青山绿



树,却几乎无暇他顾。这样的水上项目,无疑是盛夏的好选择。只是我们去时还是初夏,衣服湿透,冻得够呛,却十分开心,除了所谓挑战极限,我们算是以这样切身的方式真正亲近了婺源的山水。

人在旅途